一、不良资产处置持续提速 个贷不良迎政策利好

近年来，伴随着新冠疫情蔓延及经济结构转型调整，我国经济增速驶入慢车道，信用违约事件频发，违约规模逐年攀升。据银保监会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从2016年的1.5万亿增至3万亿，不良贷款率1.63%。

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我国银行业不断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过去十年累计消化不良资产超16万亿元，我国不良资产处置进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同时，为应对不良资产压力，不论是不良资产处置政策、参与机构还是交易平台、处置对象，都较之原来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2021年1月银保监会下发《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复同意银登中心试点开展单户对公和个人批量不良资产转让，正式开启了不良资产细分领域——个贷不良市场的新纪元。2022年12月，银保监会办公厅再次颁发《关于开展第二批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扩大个贷不良试点机构范围。对此，市场参与主体纷纷跃跃欲试，个贷不良资产处置风口全面开启。

二、市场规模超万亿 非银个贷不良批转活跃

从狭义角度，个贷不良资产主要指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形成的银行五级分类中次级、可疑、损失类的资产。但从广义角度，个贷不良资产除银行外，还包括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助贷以及融担公司等发放个人信用贷款后纳入不良管理的资产。

目前，个贷不良资产规模尚无官方统一数据。但根据各大权威机构对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贷机构以及融担公司等机构的个贷不良资产测算，市场普遍认为个贷不良总体规模已达到万亿级别。

其中受经济下行等影响，近年来银行个人信用不良余额持续攀升。据Wind、头豹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商业银行个人信用不良余额（不含银行核销规模）约4250亿元。另截至2021年底，银行业自2017年累计核销个人信用类不良贷款约 4317亿元（按照社融口径计算）。因此经粗略估算，若包含银行核销规模2021年商业银行个人信用贷款不良规模超过8000亿元。其中，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截止2022年3季度全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达到943.5亿元。

其次，非银金融机构也是典型的个贷信用类不良资产来源之一。目前受监管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增量市场规模虽逐渐收缩，但整体存量市场规模较为可观。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2）》显示：截至2021年底消费金融公司数量增至30家，贷款余额达到7106亿元。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2022年三季度全国小贷机构贷款余额9076亿元；互金方面，根据艾瑞咨询研究院的数据，2021年中国互联网消费金融行业放款规模达到20.2万亿元，余额规模在5.8万亿元左右。

尽管以上非银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均未披露当年相关个贷不良数据，但参考2020年消费金融公司6.62%的不良贷款率以及各头部互金平台往年不良情况，非银个贷不良规模维持在较高水平。

第二部分 个贷不良行业市场格局

一、参与机构超千家 个贷服务商突围

从个贷不良资产业务参与链路看，个贷不良产业主要由上游的资产供应方、中游的资产受让方及下游的资产处置方、科技服务商等构成。目前，资产供应方以及受让方参与主体都有明文的规定。

在行业上游，个贷不良产业聚集了大量商业银行、持牌消金、信托、小贷公司、保险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这些机构通过发放贷款、提供通道、增信、代偿等方式持有应收逾期债权。大多数机构受到银保监会、金融办监管，受制于不良率、资本充足率、不良拨备率、拨备覆盖率、核销额度等监管指标制约，是个贷不良资产处置的业务需求方。

根据银保监会公示的第一批试点名单，个贷不良供给者主要是六大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银行。第二批试点名单则新增3家政策性银行，68家信托公司，30家消费金融公司、25家汽车金融公司，70多家的金融租赁公司以及11省市的城商行、农商行等。2023年市场预计新增个贷供给者超过500家，市场总体参与机构达到千家以上。

在受让方面，由于目前个贷不良资产不能进行二次转让，个贷不良受让方主要是5大AMC和58家地方AMC等，这一主体相对较为集中。

从2021-2022年个贷不良市场运行情况来看，整体供给双方的参与度都比较高。截止2023年1月6日，在银登中心开立不良贷款转让业务的账户机构达到600家，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240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188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115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50家。

此外，除了主要的个贷不良资产供给方和受让方，市场下游中还活跃着大批量的个贷不良资产处置服务商、科技服务商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非官方认定的服务商数量保守估计在3000家以上。其中根据处置路由的不同，个贷科技处置服务商主要包括催收公司、律所以及仲裁（调解）机构等。而科技服务商又可分为系统服务商、数据服务商以及平台服务商等。在试点工作开启的近两年里，由于AMC缺乏相应的个贷不良处置能力，这些服务商一直是个贷市场处置的先锋力量，也是短期内个贷不良市场放开后最大的受益者。

二、个贷不良资产的卖方市场

当前，个贷不良市场运作中，主要的出包者为试点银行以及部分的非银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但由于非银个贷不良批转主要在企业招投标的形式下进行，未披露相关批转的数据。因此本报告中对于个贷不良资产包卖方市场的情况分析主要基于2022年银登中心公布的银行挂牌批转的个贷不良资产公告数据，希望对个贷不良市场情况提供多维度的参考。

1.试点银行出包超200亿 年增长270%

银登中心作为银行出让不良资产业务的主要平台，近两年来其个贷批转规模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1年银登中心批量转让个人业务成交45单，累计未偿本金合计超17亿元，本息费合计47亿元。2022年成交86单，未偿本息合计175.7亿元，相比2021年成交的个人业务未偿本息规模增长了270%。且试点仅两年，银行个贷批转成交规模已超200亿。

2.挂牌104期标的，平均单户未偿本金约14万元

在2022年银行挂牌批转的104期（不含重新挂牌）个贷不良包中，各银行的平均授信额度为44.12万，其中单户平均本息余额为41.72万元,单户平均未偿本金13.93万元。从授信额度可以推测：在逾期之前大部分债务人拥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当然不排除极个别银行风控不严导致消费贷变为次级贷。逾期后，平均未偿利息大概是未偿本金的2倍左右。不考虑其他因素，对于很多处置机构，特别是专门从事处置的律师而言，十万的未偿本金刚好是愿意受理的临界点。

3.以消费贷、经营贷为主，信用卡不良空间可期

2022年银行挂牌批转的个贷不良资产包本息规模超9成以上为经营贷、消费贷及两者的混合包，挂牌批转本息规模超过203亿元。不过根据毕马威对2021年各大商业银行的个人不良贷款结构分析，当前银行个人经营及消费贷的不良主要集中在刚获批的城农商行中，而第一批试点银行中个贷不良中占比最高的是信用卡透支，但2022年已挂牌批转的信用卡不良本息规模仅占到市场总额不到1%。可见，信用卡不良批转还未真正开闸。

4.股份制银行参与度高，

平安银行

成为出包主力

从市场参与度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未偿本息出包规模占比达到96%，股份制银行参与个贷不良批转的热度明显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其中

平安银行

个贷出包未偿本息规模近200亿，是当前银行个贷不良批量转让市场的绝对出包主力。

5.逾期账龄从5个月到8年不等 ,短账龄受青睐

本年度银行挂牌批转的个贷不良资产包最短平均逾期账龄为5.2个月，最长为8.6年，其中大部分个贷不良资产包逾期账龄分布在3-5年之间，占比为56%。根据个贷不良资产处置的周期规律，资产回收往往呈现“U”型分布规律，即在6个月到1年时间个贷不良资产的回收会达到高峰并随后进入沉默期，但随着周期拉长会开始新一轮的回收率增长周期。以传统金融的处置为参考依据，逾期5个月的信用不良回收率可以达到50%左右。因此，市场往往更偏好于短账龄的个贷不良资产包。

6.债务人年龄分布29~52岁，45~49岁超六成

债务人平均年龄约为44.72岁，其中最高的平均年龄为52岁，最低平均年龄为29岁。首次出现了债务人平均年龄低于30岁的银行个贷不良资产包。事实上，个贷不良资产回收率最高的年龄段一般分布在20-35岁之间。因为从贷前风控的角度，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债务人违约成本较高。且随着该部分债务人的年龄增长其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将逐渐提升。40岁以上的逾期债务人社会关系趋于稳定，对于良好信用记录的需求相对较低，因此还款意愿会大幅降低。

7.诉讼率达到87%，超六成已执行终本

司法诉讼情况上，2022年挂牌批转的个贷资产包平均诉讼率达到了87%，且超过61%已经执行终本，也就是说大部分银行的个贷处置基本已经走完了逾期、内催、外催、诉讼、执行以及到执行终本的全流程，而若恢复执行需要新的财产线索。然而新的财产线索提供义务在于债权人。因此，对于市场受让方而言，资产处置是目前银行个贷不良较大的一个难点。

综上，自试点放开以来银行个贷批转仍以长账龄、高诉讼率的资产包为主。尽管出包的银行逐渐增多，但除

平安银行

以外，其他试点银行未摆脱小规模出包的试水状态，银行端的个贷不良批转有待于进一步市场化。

相比银行市场，近两年非银个贷不良资产批转则保持着较高的活跃度。据不完全统计，浙商资产作为非银个贷不良资产收购的主要参与者之一，2022年已完成了270+亿元的个贷不良资产收购，其中仅收购的持牌消金捷信个贷不良包规模超过100亿元；其次在非持牌AMC中，广东合道资产在对外委外招投标中公布了其资产收购规模已超100亿元；另外科技服务商中东岸科技管理的资产规模在2022年超过了300+亿元。因此粗略估计，当前全国非银机构的个贷不良批转规模在1000亿级别，远超试点中的银行批转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多数非银个贷不良批转尚无明文规定并未纳入监管范围。从市场成交来看，主要受让方还是早期活跃在市场中的催收机构、律所以及非持牌AMC等。而且，不同于银行个贷不良出于政策导向的处置背景，当前非银个贷不良批转在资产质量、资产价格等较银行具有先发优势，市场化程度也更高，是目前个贷不良市场主要的供应者。不过从长期来看，随着非银机构市场规模的压缩及银行个贷不良批转逐渐成熟，银行势必取代非银机构成为长期的个贷不良资产供应者。

三、个贷不良资产买方市场

1.地方AMC为受让主力 收包意愿各有不同

截止2022年2月，银登中心共公布了68期银行个贷不良批转的转让结果，尽管披露的结果仅占全部成交的个贷批转业务的52%，但是也为我们了解银行个贷不良批转业务受让方提供了相对清晰的画像。

在行业格局中，我们曾介绍到目前试点名单可进行银行个贷不良批量转让的主要包括国有AMC和地方AMC。但从市场成交情况来看，超过90%以上个贷不良批转业务由地方AMC完成。其中较为活跃的AMC（排名不分先后）主要有：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广投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夏顺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而国有的六大AMC整体参与积极性不高。

再仔细观察近两年个贷不良批转的受让情况，地方AMC在收包的意愿上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以广州资产为例，2021年作为个贷不良批转的受让主力其收购的资产包一度超过了9个，但2022年银登中心仅公布3期其个贷不良批转的业务。其次，国厚资产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热度，在2022年仅公布的22期转让结果中收购的个贷不良资产包较去年增长超1倍。此外，我们发现大多数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在2021年试水过个贷不良批转业务以后，诸如北京国通、中原资产等在2022年均未披露相关的个贷不良购包公告（注：数据来源参考截至2022年2月银登中心已披露的个贷不良债权转让结果公告）。

AMC在个贷不良业务收购上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分歧，首先主要是试点开放之初绝大多数都抱有试水的心态，因此多数AMC在2021年都陆续收购了少量的个贷不良资产包。其次是受制于各AMC现有的资产处置能力。很多AMC在近一年的个贷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逐渐发现以其现有的资产处置能力并不能获得预期的资产收益，因此对个贷不良资产包的期望值逐渐下降。第三则是现有的资产包质量相比价格还未到理想的预期水平。

2.成交价逐渐走低 多数在5%-10%区间

从试点落地至今，银行个贷资产包的市场价格总体呈现逐步走低的趋势。根据银登中心统计的价格趋势，2021年银行个贷资产包成交价格一度达到了债转本金的3.2折，其中多个成交价格高于5折。但随着市场热度降低，银行个贷不良资产包的价格一路下滑，到2022年四季度银行个贷不良资产包的均价已降至0.8折。

不过对比2022年已成交的个贷不良资产包，实际上各期的价格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据银登中心披露的数据显示，2022年最高的资产包未偿本金回收率高达5折，而最低的价格不足0.5折,成交价格差异一度高达10倍。市场受让方对于质量较好的个贷不良资产包仍保持较高的热度。但除了个别资产包，我们发现绝大多数AMC愿意接受的未偿本金回收价格在0.5折到1折之间，未偿本息成交价格在0.5折以下。

3.非银资产包价格较低 市场热度更高

非银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的个贷不良交易起源于2018年，随着大量P2P平台的陆续爆雷，许多债权方低价打包债权转让给第三方以获得平台退出的机会，而部分市场投资者也嗅到了其中的商机，并陆续成就了第一批个贷不良资产掘金者。早年间非银的个贷不良资产价格普遍较低，多数价格在2-3分之间，即0.2折到0.3折。但2021年上半年由于受到银行个贷不良资产包非理性的高价影响，市场参与者普遍将关注度转移至非银个贷不良。一时之间，非银个贷不良资产包遭受哄抢，价格直线上涨，其中部分互金不良资产包的价格涨幅超过100%，价格多数上涨到了4-6分，甚至部分头部平台的非银个贷不良资产包价格高达1折以上。进入2022年，随着市场趋于理性，非银个贷不良价格开始回落，目前多维持在5分左右。

四、个贷不良资产处置情况

个贷不良批转试点业务的开展为市场参与者收购提供了新的蓝海，但根据市场的反馈，由于多数AMC尚不具备规模化的催收处置能力与经验，在经过“尝鲜”过后纷纷陷入了资产处置的难题。如何建设完善的资产处置能力成为了个贷不良批转业务关键性的突破口。当前市场中，非银个贷不良的处置在近四五年的运营探索中已逐渐形成了较为领先的处置能力，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以下我们将围绕市场主流的资产处置模式进行重点探讨。

1.以委外电催为主，但面临较大的合规挑战

基于个贷不良资产小额分散、案件量大等特点，个贷不良资产处置基本以电催形式切入。其中电催又可分为内催和外催，内催依托于资产受让方自有的催收服务体系，团队等；委外催收则借助外部催收服务商完备的作业系统、团队优势、渠道资源等对资产处置进行清收。由于现阶段多数的个贷不良收购方尚未建立完善的催收体系，且资产包的案件均已进行多轮催收处置，因此个贷不良资产包多以委外电催为主。

（1）佣金率稳定 佣金比例在30%-50%区间

从服务于国有大型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的头部催收服务商的情况看，电催的佣金率与逾期账龄成正比，一般佣金比例在15%-30%之间。但由于个贷不良资产逾期账龄较长，债务人失联率较高，处置难度相应提升，佣金比例也有所提高。目前个贷不良委外电催的佣金比例整体处于30%-50%区间。

（2）配置方式灵活 回收率有差异

同时电催处置备受青睐，除了处置成本相对稳定以外，其处置方式也更为灵活。根据逾期阶段不同还可配置短信、语音机器人、信函、实地走访等组合模式。因此在实际业务开展中，由于采取的策略有所差异，个贷不良资产的回收率存在较大的差异。以简单分案为例，同样的案件基于电催服务商之间的能力差异回收率相差5-6倍相当普遍。这也充分体现了催收管理工作的价值，通过优化策略、科技手段等途径，回收率的空间可以得到大幅提升。

（3）合规压力较大 行业待阳光化

电催以其高回收率、周期短、程序简单等特点成为个贷不良资产处置的首选。但其合规性一直饱受争议。特别是近两年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政策措施的下发与施行，行业的展业规则进一步收紧和规范，对部分电催作业产生较大的影响。不过从大方向来看，随着灰色产业的逐步出清，对促进行业走向阳光化将利大于弊。

2.司法诉讼渗透率低，处置机构意愿逐步提升

司法诉讼是整个个贷不良资产处置中比较重要的一环。目前，司法处置对于个贷不良资产包中的适用范围、产品种类以及额度等都没有限制，尤其适用于银行个贷不良资产包。相较于委外电催，司法诉讼在回款率以及合规性等方面都要略胜一筹。以逾期账龄M24+的个贷不良包为例，电催回收率大概在千分之2-3，但是通过诉讼回收率一般可提升10倍以上。因此个贷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对于司法诉讼的热度不断提升。

以持牌消费金融为例，近年来司法诉讼案件量处在较高的水平。根据企查查的司法案件数量统计，截止2023年1月，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司法涉案量整体超过了33万件，其中超过90%以上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具体来看，2022年为7.8万件，2021年超过11万件。且从省份来看，广东省的持牌消金司法诉讼涉案量将近13万件。

但司法诉讼也有一定局限性。一方面受制于案件管辖、诉讼程序、裁判尺度、执行等诸多法律因素，另一方面由于要求案件的证据材料要完整，存在处置门槛较高、司法资源有限、成本大、周期长等不足。因此相比电催，司法诉讼的案件整体渗透率还不是很高。据金融数字化发展联盟发布的《中国消费金融逾期资产清收及处置专题报告》显示，目前司法诉讼还维持在较低水平，预估渗透率低于5%。

3.创新多元化解机制 提升资产回收率

长期以来，个贷不良资产的处置一般以电催为主、诉讼为辅的模式存在。但鉴于电催处置自2018年以后受到诸多监管限制，而诉讼等处置手段考虑到成本及司法资源等诸多限制性。在此背景下，个贷不良市场纷纷探索个贷不良资产的多元化解方式，诸如调解、仲裁以及保全等逐渐成为个贷处置转型的新契机。

（1）创新三方协商 调解逆势增长

调解作为诉讼的一种流程由来已久，主要包括诉讼调解（法院在诉讼过程中的调解）、仲裁调解（仲裁机关在仲裁过程中的调解）以及取得当地司法部门审批通过的非法院介入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在个贷不良资产处置中，调解是在寻求诉讼与非诉后所做出的一种平衡。债权双方在第三方的协助下进行友好协商进而达到多方共赢的局面。因此相对诉讼和电催，调解从合规程度、成本收益、对抗性、司法资源耗费、程序灵活性等方面综合了两者的优势。

近年来，随着调解模式的逐渐走通，国内调解机构的数量呈现逆势增长趋势。据不完全统计，2020以来新增调解中心286家，其中2020年新增55家，2021年新增77家，2022年新增154家，连续三年正增长，且2022年增长幅度达到100%。不过调解处置近况来看，随着规模效应增大，陆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其中受迫于营收压力等因素部分调解机构开始向传统催收演化而被行业所诟病。

（2）互联网仲裁一裁终局 攻坚“执行难”

互联网仲裁应用于个贷不良资产处置早已有之。2017年伴随着互联网仲裁的诞生，其一度成为个贷不良资产线上纠纷处理利器。与传统诉讼相比较，互联网仲裁有其显著的特点和优势，这同时也与电催所要求的的高效、便捷、回款率高等特点相吻合。

首先互联网仲裁无地域限制，只要双方约定管辖权，纠纷必定归属仲裁机构管辖，无争议。其次仲裁一裁终局，当事人不必担心结果被改变。在处置时间上，互联网仲裁时间短，流程简单。一般拿到裁决书后即可发起强制执行，2个月内强制执行材料可以到达法院。此外在文书送达等方面也比较有优势，比如仲裁申请文书可以在线制作并签署，连接电子合同和存证数据，批量案件数据直接传输。对此，通过互联网仲裁接收的个贷案件可以相对高效地由债权人提起仲裁并得到支持债权人请求的生效裁决。

不过互联网仲裁也有其自身的局限。其中互联网仲裁虽然可以全过程在线上进行，但裁决后的强制执行，还是要靠线下法院来保证。这也是造成其无法替代传统处置的重要原因。具体到个贷不良批量案件而言，该类案件的借款人住所地遍布全国各地，该类案件的执行必须到全国各地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对申请人而言，去往全国各地申请执行小额的借贷案件显然得不偿失。

（3）试水诉前保全，管辖、成本待优化

随着担保方式的改变以及相关法律政策的完善，为个贷不良多元化解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其中诉前保全便是如此。诉前保全以往多应用于房产及基金不良资产等大额的资产处置。但2021年开始，大量的个贷不良案件开始关注到诉前保全，并结合诉前调解等司法手段实现不良资产回收目的。诉前保全在批量处置中优势明显，一般法院每月的案件量能达到千件已是极限，而诉前保全每月批量处理的案件量可达到5-6千件。可以说，诉前保全完美地规避了诉讼繁琐的流程又保证了案件的处理量。目前山东、湖南、广东、陕西等省份的诉讼保全案件量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不过，诉前保全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地方法院的开放程度，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案件管辖。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第一百零一条明确了诉前保全可以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其他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对此一般没有争议。但在诉讼过程中由于管辖权异议等原因导致的案件被移送期间、当事人提起上诉期间、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等管辖空白期间的诉讼保全管辖问题，我国民诉法却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仅仅对部分情形进行了明确，这就造成司法实践中，许多法院相互推诿、拒绝受理、拖延办理等各种情形时有发生。其次诉前保全整体处置成本不低，大部分费用占到案件标的额的50%左右，整体仍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因此，个贷不良资产处置目前仍以委外电催为主，诉讼为辅，但随着行业参与者专业水平的提升以及相关政策的放开，多元化的资产处置不断弥补现有处置模式的不足，从而不断提升资产处置的效率。

第三部分 个贷不良逾期群体画像

一直以来，个贷不良资产的处置将较多的焦点集中在优化B端处置机构的服务能力上，但很少去关注C端逾期债务人的真实情况。这也导致债务人和债权人始终站在了对立的两面。随着全国各地个贷不良资产规模攀升，如何提升资产回收效率的同时兼顾社会稳定，成为了新时代下个贷不良资产市场参与者共同思考的命题。对此，报告本部分内容依托于东岸AI研究院560万信贷逾期债务人画像数据以及根号DATA研究院2022年信贷逾期用户线上调研数据作为参考，对个贷逾期群体可能存在影响资产回收率的因素做分析，希望给行业对个贷不良资产处置带来新思路。

一、逾期群体的基本特征

1.九成以上债务人年龄低于45岁，20-35岁还款率最高

目前，根据东岸用户画像数据，市场上逾期债务人年龄主要分布在20-45岁之间，占比高达91.2%。其中20-35岁的青年人负债群体最多，占比超过55%。从已偿还逾期债务人数据来看，20-35岁的青年群体还款率也是最高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其还款意愿和能力都在降低。其中50岁以上的逾期债务人还款占比降至2%，还款率降至冰点。这也进一步验证2022年银行个贷不良资产包在债务人年龄上并不具备较大的优势。

2.男性债务人占比超80%，女性还款率更高

从性别来看，男性逾期债务人占比为81%，远高于女性的19%。这组数据剔除男性逾期债务人比例更高的因素外，男性逾期债务人可能更为激进，而女性逾期债务人相对保守，出现逾期的概率更低。但从已还款的逾期债务人男女占比来看，女性逾期债务群体相对男性还款率更高，其中已还款的逾期女性债务人占比为63.2%，远超男性的45.2%。

3.广东负债全国第一，还款率与所在城市经济水平相关

根据样本数据，目前负债逾期人群遍布全国各地。从区域分布情况来看，2022年全国31个省、市及自治区中区域逾期率最高的前五大省份依次为广东省（9.41%）、四川省（6.83%）、广西壮族自治区（6.8%）、河南省（5.98%）以及湖南省（5.83%）。不过从逾期债务人还款情况来看，还款率最高的前五个省份依次是西藏自治区、上海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京市以及安徽省。还款率最弱的是福建省，其次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南省、辽宁省以及吉林省。排除部分省市因负债群体基数较低的影响因素外，还款率与所在城市经济水平发展存在一定的相关联，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债务人的还款率相对更高。

4.超四成债务人逾期与就业相关 失业是债务逾期的首要因素

在负债逾期原因调查中，25.5%的债务人逾期源于失业，21.5%的债务人逾期由于生意失败，也就是说就业问题是目前债务逾期最主要原因。其次是非理性的消费、投资理财失败等。这也为我们资产处置提供了思路，大多数债务人的逾期来自客观因素降低了还款率。这样的客观因素在短时间内对资产回收影响较大，但随着影响因素作用减弱，债务人重新获得还款能力，资产回收就存在扭转的可能性。

5.共债现象较为普遍 债务结构多样化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个人信贷逾期债务人拥有多笔共债的情况较为常见。调研结果显示，没有共债情况的债务人仅占25.5%。超过70%债务人背负着2笔及以上债务。另东岸AI研究院数据显示，当前逾期债务人人均共债为2.4笔。在对逾期债务来源溯源下，我们进一步发现逾期债务人的债务构成是多样化的，除了银行外、还包括互联网小贷、消金等平台。

二、逾期群体还款能力解析

在贷前风控中，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是一笔贷款能否按期还本付息的客观因素，决定了金融机构的审批额度。因此，在个贷不良资产处置中，逾期债务人的还款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贷不良资产包的回收率。

1.还款能力与债务总额相关 超30%债务人须分期偿还

我们统计了债务人除房、车等抵押类的债务情况，发现债务人逾期债务总额最高时在10万以下的占比70%左右，其中在1万以下占比30%，1-5万之间占比为21.5%，5-10万之间占比为20%，而10万元以上占比近30%。这一数据恰好与债务人一次性还款能力占比相吻合，即30%的债务人无法一次性还清债务。也就是说在排除偶然因素后，债务人的一次性还款能力与债务总额相关，其中10万的债务金额是一道明显的分界线。

2.八成逾期债务人来自城市 大部分具有还款基础

从债务人的分布来看，超过8成的债务人来自城市，且78%的逾期债务人都是在职人员，他们拥有相对稳定的收入。从年收入来看，5万元以下的债务人仅占24%，76%的债务人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其中，15%的债务人年收入甚至超过了10万元，3%债务人年收入达到20万元。其次，超过62%的债务人其名下有车或房子等固定资产。说明在个贷不良逾期中，大多数的债务人具备一定还款能力基础，但由于债务总额较大或非正常催收等多因素的影响下导致还款率下降。

3.近八成债务人预计3年内完成还款 仅4.5%没能力清偿债务

对债务人预期还款计划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完全没有清偿能力的用户实际上仅占了少数。超过78%的债务人预期自己3年内可以完全清偿债务，17.5%的债务人预计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完成债务偿还，而仅有4.5%债务人表示没能力清偿债务。可见，用户债务逾期卡点很大程度上受短期内的现金流状况影响丧失了一次性还款能力，但债务人长期的还款能力没有受到较大影响，通过以时间换空间等形式在一定周期内都能够清偿债务。

三、逾期群体还款意愿分析

在个贷不良资产处置中，还款能力是基础，决定了短期内资产包的处置情况，但想要更好的收益很大程度取决于债务人的还款意愿。因此对于还款意愿的评估以及在资产处置中如何不断提升用户的还款意愿，将使得我们的资产处置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超七成债务人有较强还款意愿 15%希望逃避债务

在债务逾期的第一时间，60%的债务人表示曾主动联系了债权方希望获得协商方案，他们有非常强的还款意愿且积极沟通处理逾期问题。14%的债务人希望通过周边亲朋好友的帮助解决当前的债务问题，也就是说70%债务人在逾期的第一时间仍有非常强的还款意愿。另外11%的债务人未采取任何行动，对逾期债务听之任之。不过也有8%的债务人通过更换通信方式以及7%通过联系第三方债务优化公司逃避债务。

2.征信是债务逾期的最大成本 暴力催收位居第三位

事实上，债务人的还款意愿可以分为两类，主动的还款意愿和被动的还款意愿。其中，主动的还款意愿取决于债务人的人品和道德，被动的还款意愿取决于债务人的违约成本。在影响还款意愿因素分析中，44%的债务人害怕上征信黑名单是促成还款最大因素之一，其次11%的用户担心影响正常的工作。而在我们经常提到的暴力催收占到9.5%，位居第三位。

3.债权转让意见分歧 三成债务人担心诈骗风险

随着个贷不良批转政策的试点不断深入，为许多B端的企业打开了新蓝海。但是对于债务人而言，意见较为分歧。虽然40.5%的债务人对于债权转让没有任何意见。但30.5%担心债权转让会产生风险，尤其是诈骗等。仅有29%债务人认为债权转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还款意愿，因为根据市场的一些处置经验，转让后的债权方便了债务协商、分期以及债务减免等。

4.还款意愿与共债数成反比 共债超过10笔还款意愿趋向于“0”

一般情况下，债务人的共债越多，债务人的还款意愿以及还款能力都将下降。对此我们对超50万还款债务人的共债情况进行了数据拟合发现：债务人的共债情况与还款意愿存在一个重要节点 。当用户的共债笔数在10笔以内，其还款人数随着共债笔数的增多而逐渐减少，即成反比关系。但当债务人的共债笔数超过10笔以后，共债笔数对于债务人还款意愿不再起任何作用，用户还款意愿逐渐趋向于零。

5.“减免”成为债务人的心声 希望予以喘息机会

如何高效地提升还款意愿，调研中发现“减免”或适当的救助成为了债务人共同的心声。其中74.5%债务人希望减免利息或罚息，47.5%的债务人希望延期或者分期还款，41.5%的希望获得部分本金的减免。这也间接佐证了近年来债务协商平台不断走红的原因。当然，也有部分的债务人表现出了不同的意愿，14.5%的债务人希望予以精神层面支持和理解。也有13.5%的债务人希望有相应的政策及法律援助。对于非恶意失信却无偿还能力、不回避债务的债务人而言，给予一定的喘息机会，恢复其创造能力，或将更有利于债务的化解。

四、逾期群体眼中的资产处置

1.暴力催收依然存在 三成以上债务人被电话骚扰

针对现有资产处置模式存在的不足之处，35%债务人表示曾在逾期过程中遭遇到电话骚扰，21%的债务人被短信恐吓，11%的债务人被催收机构联系家人和朋友。不过也有23%的债务人未曾被暴力催收。一直以来，催收作为个贷不良资产处置的关键角色，其合规性是行业健康发展的重头戏。而处置机构守好合规底线，才能够走得更为长远。

2.诉讼占比低 八成用户未被诉讼

针对债务人的司法诉讼情况，85.5%债务人否认在逾期过程中被债权方诉讼。这进一步验证了当前个贷不良资产处置中，大部分的个贷不良资产处置仅仅完成了内催到外催等流程，整体的诉讼渗透率相对较低。

3. 四成债务人曾遭遇诈骗 半数曾让三方介入处理债务

在资产处置过程中，40.5%的债务人表示曾在偿还逾期债务过程中遭遇诈骗。诈骗类型诸如催收过程中承诺主动帮忙申请减免利息或延期还款，但当债务人将逾期金额转让给第三方催收人员后被拉黑，债务实际上并未得到清偿；其次是协商好只偿还本金但还完后变脸要求偿还本息；还有收取诉讼费用，帮忙撤销起诉等等。另外除了催收以外，部分第三方债务优化平台的出现也提升了被诈骗的机率，其中我们发现调研数据中超五成逾期债务人曾通过三方介入的方式还清债务。这一定程度反映了目前资产清收过程中对于处置过程质量把控还存在一定的漏洞，进一步加剧了债务人还款的难度。

4.认可调解模式 其次是电话催收

在对债务人可接受的清收方式调查中，47%的债务人倾向于三方调解模式，33.5%债务人可接受电话催收，而仅有8%的债权人认可诉讼的形式。另外上门催收是当前债务人较为排斥的催收模式之一，占比仅为4.5%。这也说明，个贷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具有公信力、灵活性的调解、协商等方式不仅被企业所看好，也逐渐被债务人所接纳。

综上当前逾期群体行为特征趋于多元化，且最终偿还债务动机与债务人的性别构成、经济收入实力、不同地域经济发展状况、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资产处置手段以及模式等因素息息相关。同时，个贷不良资产收益短期内虽然取决于债务人现有的还款能力，但长期来看受制于债务人的还款意愿。因此，想要最大限度地提升资产回收效率，不仅要加强逾期债务群体的精细化运营，也要不断完善自身的处置链，打造一个良性、可持续的处置生态。

第四部分行业痛点及未来发展趋势

个贷不良资产行业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带来万亿级市场投资机遇，承载了上万不良资产人的激情。市场参与各方也表现了不同的热度。银行虽然更多的还在观望中，但参与意愿逐步提升。资产管理公司态度看似分化，布局各有先后，模式也各不相同，但释放出的信号尤其是一些地方AMC，将个贷不良业务逐步视为企业发展板块中的重要布局之一。下游的资产服务商、科技服务商当前虽无转正的机会，但是凭借领先的技术优势、渠道资源积极在辅道上驰骋。个贷不良市场正加速驶进快车道。不过在批转过程中仍有多项问题亟待解决。

一、信息修复与隐私保护

关于数据合法合规使用的问题一直是个贷不良行业内探讨的重点。债权方出于个人隐私数据保护等相关因素的考量，个贷不良资产批转中对信息共享的程度往往较低，因此债权受让方在获得相应的债权时的相关债务人信息是有限的。加之由于个贷不良资产包的逾期账龄较长，部分债务人出于逃避债务等的因素驱动下，导致资产处置方获取有效信息的途径变得越来越少。这也使得市场中诸如暴力催收、非法催收等往往与信息修复相关。

以电话催收为例，在催收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联系到债务人，然而现实催收过程中最常见的困难之一就是债务人处于长期失联状态，进而导致催收策略难以实施。因此随着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逐渐趋于严格，基于信息修复的空间越来越小，探索有效的、合规的失联修复方式成为了提升回收效益、加快个贷不良资产处置的难题之一。

二、债务人征信信息衔接和管理

在个贷不良资产包批转的理想状态下，债务人征信信息应该形成从转让到征信恢复的闭环。即只要债务人偿还了债务，资产管理公司可以为债务人进行信用记录更新。但是根据市场的反馈，虽然已有AMC接入了央行征信系统，但是还未能彻底解决债务人征信信息衔接的问题。

一方面AMC虽然打通了征信业务的衔接，但仅限于少数几家的AMC,多数的AMC还未真正开启个贷不良资产的处置，债务人也未能还款，导致AMC进行征信信息的衔接处于相对真空阶段。另一方面，个贷不良市场除了银行的资产包以外，还存在大量的消金、互金不良包，这些资产包分散于各大债权方之间，但多数的债权方实际上并没有衔接央行征信系统的能力。即便是债务人还款也无法进行征信记录的更新，债务人征信信息衔接和管理仍然是目前个贷不良资产处置需要攻克的重要关卡，也是促进债务人提升还款意愿的关键因素。

三、债务人对债权转让的认可度

个贷不良批量转让业务试点两年，参与机构对于该项业务都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运营体系。但是债权转让后，债务人本人对于债权合法性的认知目前处于较低的状态。尽管当前银行等机构在银登中心进行了个贷不良资产合法交易后都进行了短信或者登报等多种形式的通知公告，但是资产处置过程中债务人对于债权转让的合法质疑仍然存在，且相关的监管投诉维持在高位。针对这一点从我们对逾期群体中仍有三成的债务人担心债权转让存在诈骗风险可进行佐证。

债务人本身对债权转让的认可度较低，而原始债权供给方对于转让后资产态度不一。对于受让方而言，进一步加剧了资产处置的难度。在此层面，交易双方以及债务人其实都需要获得一个债权合法性的官方认证渠道，消除彼此之间的信息差。

四、个贷不良2.0版本：与科技共蝶变

此外，个贷不良行业中资产估值、系统的构建等也是此前市场讨论较多的重点和难点。不过以近两年的市场运行的真实情况来看，随着市场各方对数据的不断积累，资产的估值难点已从原始数据累积转移至对数据运营。以现有的模型构架和运行的时间来看短期内并不能验证估值的精度和准度。另外，资产管理系统基本已完成初步的搭建，并逐步进入优化阶段。个贷不良资产行业体系进入了不断更新与迭代的过程中。

展望行业未来发展，个贷不良资产市场将进入2.0版本。随着市场参与主体的不断扩容下，市场的竞争更为充分。在此期间，市场的焦点也从拼资金实力的资产收购转移到真枪实弹的资产处置中。但以目前的资产处置情况，不管是主流处置手段还是流行方式，个贷不良资产处置尚无完美的解决方案。对于动辄几千债务人、数万笔的个贷不良资产来说，单一看重某种处置手段方式已然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个贷不良资产处置需要更为精细化的运营。

从资产处置的角度看，一批个贷不良资产从产生到化解往往经历了催收、调解、仲裁、诉讼等系列的处置方式。这些处置主体公司往往并不相同，这也导致了每次处置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这进一步提高了债权方的处置成本、处置方因为施压不到位导致手段无效以及债务人对处置手段反感等。因此要有效化解资产处置三方问题，更需要实现个贷不良资产的精耕细作，构建一体化的资产处置体系。

当然所谓个贷处置一体化并不是各种催收方式的简单相加，而是指在一批或一笔案件从开始接受委托到完成委托的全过程，在中后台运营部门或系统提供支持下，针对案件特点匹配运用催收、调解、仲裁、诉讼以及执行等，智能地为催收员或调解员与律师等各岗位进行协调配合，从而实现一体化运营的手段。

在此过程中，资产处置充分重视每一位债务人的状况并及时调整处置策略，将每一个创新的模式进行系统性智能化的链接，进而压降中间无效成本达到高效低耗的状态，最终实现理想的个贷不良资产处置模式。因此，个贷不良市场的“蝶变”之路更将是一场